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六辑

浮生九记

王小忠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六辑

浮生九记

王小忠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九记 / 王小忠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8.9

(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212-0227-4

I. ①浮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1368 号

浮生九记

作 者: 王小忠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谭 杰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>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158 千

印 张: 11.25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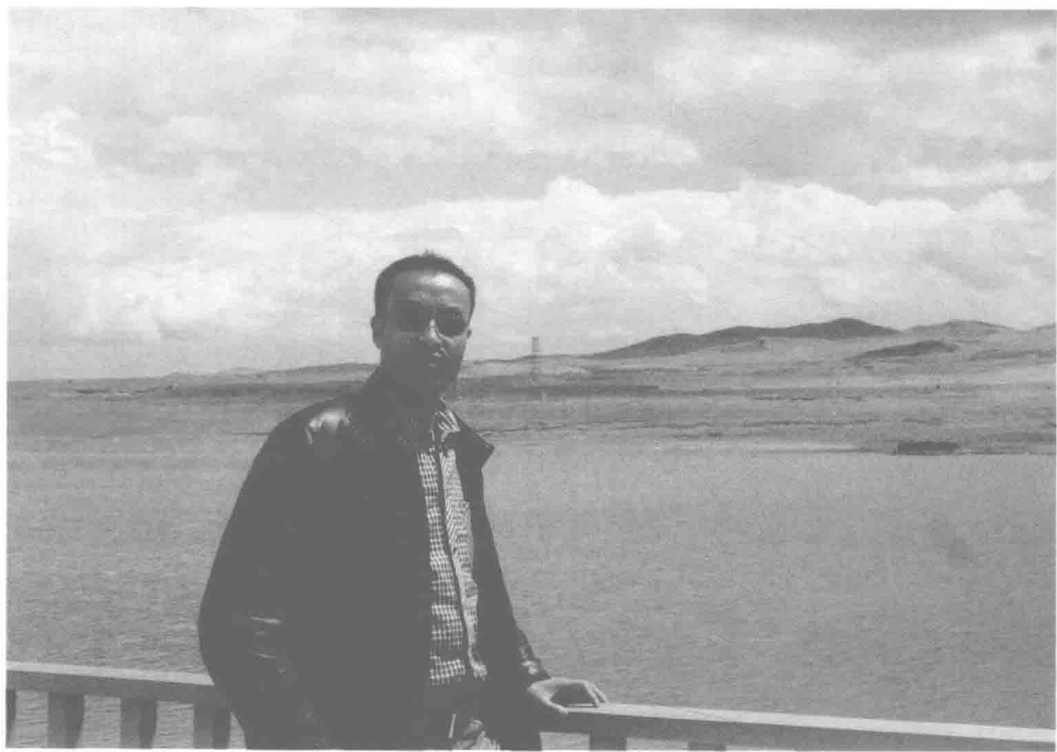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212-0227-4

定 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王小忠 藏族，甘肃甘南人，中国作协会员。出版有诗集《甘南草原》等两部，散文集《静静守望太阳神：行走甘南》《黄河源笔记》等三部。曾获“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”，“黄河文学奖”，“《红豆》年度小说奖”，《莽原》年度“非虚构”文学奖等。



作者近照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吉狄马加

副主任：邱华栋 邢 春 王 冰

编 委：胡 嘉 谭 杰 程远图

陈 帅 王锦方

目 录

兄弟记	1
做珠记	61
木楼记	79
孖秀记	90
少年记	102
漫游记	117
支教记	130
喂鱼记	138
堡子记	153

兄弟记

—

三弟来电话的时候，我还在睡觉。我知道三弟不是个清闲人，没有事情一般不给我来电话。电话里三弟嗫嚅着，不肯说出原因。挂了电话，我直接给父亲打了过去。父亲倒很利索，说三弟要借钱。

听父亲这么一说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那沉默寡言，刚强了几十年，而且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过口的三弟，竟然开口向我借钱，一时间，我陷入了惶恐与沉思之中。之后，涌上心头的便是一种莫名的疼痛和巨大的悲凉——不是因为钱，与钱无关，而是为我那三个在这个狂躁的时代里各奔东西、几乎形同陌路的骨肉兄弟，还因为我那日渐变得丑陋、陌生的乡下老家，以及面目日渐模糊、遥远的村庄。

三弟成家比我早，他成家那年，我刚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教书。当时手头十分拮据，帮不上忙不说，就连那份人情都无法实现。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一面拉扯家庭，一面侍候老人，不容易。尽管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比起他所做的一切就不足为道了。

三弟的心很“野”，巴不得一夜变成“地主”。

我们出生时恰好赶上土地下放，或多或少都分到了几亩土地和不多的牛羊。土地对农区而言，自然是存活的根本，因而地少地多也成了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标准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年漫山遍野都是开荒的人。等三弟

有力量开荒的时候，河道附近的荒滩早已变成了农田，就连山梁上也所剩无几。

我们兄妹好几个，父亲和母亲似乎还嫌不够。尽管如此，家里依然没有再添人口。而三弟并没有消停下来，初春时分，他总是扛着农具从一个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。荒滩开垦出来的田地当年是不能下种的，因墒情不足，且杂草众多，隔年才可以勉强种些燕麦之类的饲料。那时候父亲基本赋闲在家，但他对家里的一切仍旧不放心。吃罢晚饭，父亲总要盘问三弟许多关于田地的事儿，我们几个算是成了闲汉。大哥和二弟从小就看不起种田，当然，他们内心的想法是不敢让父亲知道的。关于田地的事，父亲从来不问我，奇怪的是他对大哥和二弟也不闻不问。大哥和二弟常年在外，我想他们对家里田地的事情也是一无所知吧。他俩的责任就是清明过后动身，冬至前后回来，然后将挣来的钱全都交给父亲。

一个家毕竟容不下不同的几个外姓人。这话是父亲说的。他说这话给我们听，目的再清楚不过——那就是兄弟们必须分家。就在我等待分配那年，父亲给我们兄弟四人开了个家庭会，结果是大哥和二弟必须出去，三弟留在家中。至于我，父亲始终没有考虑，分田地和牛羊也没有我的。我当时笑着问父亲，父亲想了一下说，你是公家的人，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。

看起来父亲在分家这件事上似乎没有偏袒任何人，就连三弟开垦出来的荒地都做到了平均分配。实际上父亲还是怀有私心的，或许父亲早就看出大哥在田地上不抱前途，所以分给大哥的田地多半在偏远的山洼处。相对大哥和二弟来说，三弟的田地不但在附近，而且平整得多。然而谁也不会想到，正是那几亩山洼处的田地，后来给大哥带来了无限的惊喜。

三弟的婚姻父亲没有过多操心，毕竟老了，当然也是大哥能耐了许多。一年之后，大哥和二弟将部分田地归还给三弟。表面上看他们二人好像真的吃不了苦，实际上是不愿意种，与其荒废，还不如让三弟去劳作。三弟是能吃苦，可一年下来，所有的收成根本抵不上大哥和二弟的一小半。三弟曾经动过不种田的念头，无奈拗不过父亲的固执。话说回来，一个庄稼人不种庄稼难免心里会发慌，何况父亲经常唠叨满山挖野菜的那段

岁月。三弟和父亲最亲，也住得最久，大概是在行为和思想上早被父亲挂在嘴边的苦难日子浸透了，只有每个柜子满满的，他心里才会踏实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大哥和二弟出门的时候从不会考虑三弟。

大哥和二弟相对村里其他人而言，是跑得最远、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了。也好，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，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提前迈出了一步。三弟结婚那年，大哥已经开始自己包工了。二弟跟着大哥，村里人也给他安上了小工头的名号。结婚之后的三弟依旧放不下那些田地，过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的日子。我不富有，也不贫困，就那样安于喜好，平平淡淡。遗憾的是三弟的婚事我始终没有帮上忙，如今还是一块心病。

人生的确不能预料，我在乡下教书的日子刚刚安稳，突然之间却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城里去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感觉——高兴？担忧？失落？不情愿？或是其他……从乡下到城市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，然而摆在我面前的远远不是想象的那般美好。还好，家里的一切不需操心，有三弟在，恐怕大哥和二弟也像亲戚一样了。

大哥和二弟在村里有绝对的权威，他们已经成了有钱人，且村里人挣钱的门路几乎都是他们开辟的。清明一过，一把种子撒到田地里，全村年轻人几乎一夜间就走光了。田地交给自然，人已经无心去打理。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以来靠天吃饭，谁敢保证天道是否顺利？谁也无法阻止收割前后的那场冰雹。于是，在外挣钱成了大家对田地极为失望之后的另一种生活道路。那时候外出打工的农民总是被人骗，天南海北，工头是哪儿人都不知道，谈何讨债？于是，大哥的身边自然而然多出了本村的人。

去年春节期间，我早早就回家了。村里一年一个变化，而年味比起小时候却减了不少。我们兄弟坐在一起，也似乎少了当年的亲近。三弟表现更为突出，没坐一阵就借口走人了。我的意识中已经感觉到某种细微的变化，到底是什么东西阻隔着我们？大哥说起他的工程队，也没有了往年的那种劲头，只是叹气。他们对我的境况基本不问，大概源于父亲当年留下

的那句话。我从此真的和这个家没有关系了吗？

那天晚上，从大哥家出来之后，我和父亲唠叨了许久。父亲的话总是令人深思，然而父亲的固执却始终没有改变，他视田地为珍宝，实际上的确如此，我们何尝真正离开过田地呢！

我们将兄弟间的微妙关系一直隐瞒着父亲，可父亲偏偏给我说起相关话题。大概考虑其他因素，他说起来总是遮遮掩掩、结结巴巴的。父亲说，没钱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富裕了就成了死对头。其实父亲早就发觉了兄弟间的罅隙，只是没有挑明而已。实际上，这样的事实已经屡见不鲜。但我想，这样的事情不会轮到我们兄弟之间的。相比富人，我们还很穷，何况三弟还死守着那几亩田地。

父亲说，大哥和二弟想不到一块儿，他们已经分开干了。还说二弟算是大哥一手带起来的，不应该那样。至于三弟，父亲没有多说。我想，父亲并不是有意袒护，而是他从三弟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农民的本分——守住田地。

人与人交往最好不要沾钱，兄弟之间尤为重要。其实这几年我一直想说，就是说不出口。兄弟之间一旦反目成仇，那种仇恨可能更久远、更可怕。从父亲的口中，我听出大哥与二弟之间的某种不和。还好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糕。三弟虽然早已死心，但我也看得出，他这两年的心思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田地上，应该有所变化。平心而论，那几亩田地能勉强解决温饱。解决了温饱问题，原则上来说也算能过一辈子。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栖居着一头张着大口的野心十足的“豹子”，仅仅解决温饱是无法豢养那头“豹子”的。大家都是为豢养这只畜牲而想方设法，你死我活地拼命，何错之有？我们只是不希望这只畜牲从体内跑出来。

那夜，父亲的话让我难受了很久。春节过完之后我就离开了。离开前，我们兄弟四人玩了整夜的牌，无论牌技与输赢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但有一件事，在我心里依旧是一个疙瘩。玩牌期间，他们各自掏出一包烟，互不相让，也不越轨。之后的一段日子里，我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，然而“兄弟”这个原本十分温暖的词却在我的心里渐渐起了些变化——隔阂？

冷漠？甚至仇视？我想不出结果，也找不到原因，我只是坚信最初的那滴血永远是温热的，它不会随光阴的流逝而日渐冰凉。

二

三弟借钱是有他的难处，他不打算种庄稼了，要全部种药材，要买新的农具。三弟种庄稼越来越少这我知道，但所有田地都种药材，是不是有点冒失？

父亲坐在屋檐下，看起来气色好多了，但他的话依然很少。三弟永远不会清闲，心永远那么“野”，他要成将成片的田地种当归和柴胡。柴胡头年播种，第二年才收。为了不让田地荒芜，三弟在种有柴胡的地里又种了一茬燕麦。当归的育苗更是艰辛，要逐棵栽种，还要覆盖地膜。来来去去奔波于田地之间，看上去，三弟十分苍老。

村里大多数人不种庄稼，原因只有一个——不划算。出门在外，最不济也要比种庄稼强。村里人都这么说，难怪三弟动了心思。说实话，我对他将所有田地都种药材的想法是不赞成的。实际上种药材还是靠天，如果该年缺雨水，或是遇到洪涝，结果还不一样？何况种药材的成本和种庄稼的成本不能相提并论。种药材需要大量劳力，劳力不足的情况下，就需要雇人。按照每人每天一百算，十几亩田地是笔不小的开支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新的农具适时出现了。父亲说，村里人几乎都买全了。

三弟遇到难处了，可他知道我的境况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大哥境况早已不如当年，他更不愿向大哥借钱，而又不能不买那些东西。给我打电话，他的确是鼓足了勇气的，但终究还是没说钱的事儿。

大哥的工程队越来越不景气，大概是城乡建设基本到了尽头，而那些开发区还轮不到他前去承包。愁肠百结之中，大哥决定解散工程队，开始去谋新的事业。二弟抽身早，如今在村里新建了温棚养牛，情况也不是太好。实际上，村里的每个人都在筹谋各自的生意，因而多出了好几个老板，大哥带头致富的身份也正在悄无声息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

我上学的费用并没有缺少三弟那一份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还个人情。帮三弟从县城买回小型播种机后，我就返回城里了。在家的那几天我是村里最大的闲汉，和我同龄的都在忙着顾养家庭，都没有闲下来和我聊天的时间。我想，祖国大江南北大抵如此吧。不过的确是遇到了好年景，村庄邻近公路，邻近公路的村庄都要进行风貌改造，所以这个初春村里许多人留了下来。风貌改造工程是政府大力投入的一项面对农村的惠民工程，而我了解到的却是挑人拣户，并不是一刀切。也有人说，没必要再修破房子，过几年国家让农民全部上楼；还有人说，过几年这里要修铁路，一亩田要赔好几万，坐等发财算了。全部上楼吃什么？等着发财？还没有修到蜘蛛那样躺着吃食的命。老人们对没有争取到改造项目或借口逃避下苦者这样批评。我不知怎样去说，因为从头到尾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实质性的了解。

三弟的药材在秋天未到之前彻底要了他的命，不是长势不好，而是药材的价格跌得厉害，三弟只好认命。他自我安慰说，按村里种药材的面积而言，不算最多，在种和挖及拔的投入上，也算最少的。可三弟并没有死心，他的那股犟劲不亚于父亲。第二年他继续种了大量药材。当然也有将所有田地种了大蒜和洋芋的人。这一年不错，柴胡持平，当归却是天价。一时间所有田地得到前所未有的珍惜，有人甚至花大价钱租用别人田地，用来点播当归。我在这件事情上一面为三弟高兴，一面又有某种难以言清的担忧。随当归价格的疯长，当归苗子更是水涨船高。处于利益的驱动，很多人都不在乎苗子价格的高低。当归主产甘肃东南部，以岷县产量多，质量最好。我见过三弟一把一把捆扎起来晾晒在屋檐下的当归，都很小，药性肯定是不能和岷县的相比。换句话说，不值那个价。如果说值，那也是鼓吹起来的。但我不能就此劝说三弟，让他少种。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倒也无话可说，一旦错误，肯定要遭到不少抱怨。再说了，田地上的事情三弟从来也不会听我的指指点点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次三弟彻底低下了头。当归的价格一跌再跌，甚至无人问津。三弟在电话里依然不肯透露关于他种药材而血本无归的事实。

父亲说，药材的价格一年不如一年，可收药材的贩子像赶集一样堆在村口。我不敢拿主意，也判断不出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。三弟还是没有稳住，实际上村里大多数人都一样，便宜处理了药材。谁曾想到，立冬之后，干透了的当归一下又恢复到令人吃惊的天价。任何事情都一样，厄运和机会永远同行，就种药材而言，更是无法把握的事情。因为大家都在那儿盲目种植，对市场的行情和需求谁都没有去探究过。药材贩子的出没，使村里人对药材产生了仇恨。甚至有人对田地开始怀疑，说这方土地不愿养人。尽管如此，药材贩子从来就没有彻底消失，开春买苗子，来年收根子。大家都习以为常了，想种的人种，不想种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来来回回折腾，种药材没有种出几户富人，倒是大片大片田地荒废了不少。

大哥在新的事业上栽了不少跟头，二弟的温棚养牛也是一日不如一日，三弟看着堆在墙角处的播种机，似乎连说话的心思都没有了。没有守住田地，就等于没有守住自己的福分。守不住田地，就失去了作为农民的本分。这是父亲的话。可怎样才算守住田地呢？我也陷入茫然之中。

兄弟之间还是那样，尽管心照不宣，但是还是不愿开口明说。这个冬日，我在家住的时日长，见到和听到的几乎一样，一家人围坐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，相互提防或是躲避倒成了家常便饭。做子女的依然不顾老人的感受，也不按他们的心思去经营家庭，更做不到自我心安。人和人相处的根基已经东摇西摆，大家的心里唯有对富裕的渴求，已经看不到农村留给我们意识之中的那种和睦与平静了。

好久没有回家，失去了家乡的任何消息，我有些坐立不安。这天我给三弟打电话，他说他们都在内蒙古。三弟的回答令我吃惊不小，一向无法割舍田地的他怎么也会做出如此鲁莽的决定呢？必须要按期回家了，哪怕再忙。父亲依然舍不下田地，他不忍心让田地荒芜，便和母亲挑拣了些附近的田地，种上洋芋和油菜。其实他们二老并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只是我们心里过意不去，最终那几亩田地从播种到收割都雇了人。我在心底做了本账，如果将所有工钱合计起来，已经远远超出了田地里的收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人人都这么想，那田地由谁种？粮食来自何处？我再次

想起父亲的话——作为农民的本分，还是要守住田地的。

这一年村里几乎没有了人影子，偶尔见到的也就是几个小孩子和老人。一直到冬至过后，村里才热闹起来。三弟很显然感觉到了，出门在外拿回来的的确要比种地多。作为农民，如果说种地让人心安稳的话，那么让人心安稳的就不仅仅是种地了。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大多数年轻人，无论精神上还是生活上，都要比种地的洒脱。我不是刻意强调打工有多好，事实确实如此。守住田地，却换不回洒脱。出门在外，却又丢失了作为农民的本分。然而这样的矛盾在我的村庄是根本无法调和的，看来在崇尚金钱的年代里，农民的本分将要被追求富裕的雄心彻底抛弃了。

村庄已经荒芜好几年了，田地的荒芜更是令人心疼。从土地下放到群力求富，从挖树垦荒到如今的满山凄凉，我们到底寻找怎样的生活方式呢？土地从来不亏欠我们，也不挑三拣四，而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做出了这么多选择，是对，还是错？哪一条才是我们走下去又能见到希望的路呢？

打工潮再度兴起，可大哥已经丢弃了他最初的职业，想从头再来，却十分艰难。二弟的事业虽然有政府的大力支持，可那么多债负于身，一时也无力回天。三弟慢慢缓了过来，他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可他突然羡慕起我来，说这辈子没有读书算是白活了。言下之意，已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两个孩子身上。

我的家族在整个村庄来说不算太大，但也不小。家族的兄弟们坐在一起的日子相对更少，就算在一起，也没有小时候的那种亲切。攀比、嫉妒，甚至仇视，各种情感集合在一起，难以说清。同辈的都已成家，有的当爷爷了。小一辈的正值少年，然而读书的却少。除了打工，大家对田地越来越陌生。但他们对更小的一辈又开始寄予厚望，想方设法从村里的学校转到县城学校读书。孩子们小，在县城无人管教，加上从小在村里生活，散漫的习性不是说改就能改掉的，因此这样那样的问题层出不穷。这年冬天，家族兄弟们都聚全了，大家说起打工，说起田地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所有看法归根结底都在钱上，都在梦想着一夜暴富。可就算成为富翁，他们的愿望还是很小。买辆车，重新盖房子，住到城市如此等

等。更多是对外地老板的倾慕，没有一个人对田地持有感情，从头至尾唯一感兴趣的似乎只有钱。这样的意识下，希望会在哪儿呢？

三

村里的风气彻底变坏是从打工开始的。这是我感受最强烈的变化，也是自以为判断最准确的。清明一过，年轻人或带妻女，或单身一人，远走他乡。外面世界的辽阔使他们发现了自我内心的狭小和封闭，他们一出去，再回来之后，总会把自己弄成阔少爷的样子。我听到或目睹的已经不少了，但有件事情终究还是落在家族里一个堂哥身上。事情已经发生快两年了，尽管大家不论语言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安慰，然而我想，堂哥的心灵里怕是永远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堂哥算是聪明人，七八年前就不怎么种田了，村里人大肆种药材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羡慕，因为他当时的生意特好。堂哥早年一直在牧区给人修房子，倒是有许多草原上的朋友，一来二去，也是沾了草原朋友众多的福气，于是就做起了皮毛生意。那几年乡间流行皮夹克，也流行大马靴，同时地方也建有好几个皮革加工厂，所以皮毛生意很不错。堂哥没有读过书，然而他对市场需求却有十分敏锐的把握。不到几年，算是有钱了。做生意来钱快，但他选择的生意短短几年就被别人抢走了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是不想做了。堂哥和村里其他人一样，哪怕一败涂地，也不会说出被时代或市场抛弃的话来。堂哥是生意人，有他的想法，他自然不会理会村里人说他游手好闲的那些闲话。

堂哥有两个儿子，媳妇老实本分，也颇有姿色，无论堂哥赔多赚少，她总是保持着既不萎靡也不张扬的姿态。这样的媳妇，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可事情往往始料不及，也无法防备。堂哥不做皮毛生意之后，就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饭馆。堂哥媳妇的侄儿有厨艺，对堂哥来说，这样的便利条件则是如鱼得水。一方面减少另请大师傅的麻烦；另一方面，有媳妇侄儿的入股，便可免去外人使坏的担心。很短时间内，他小饭馆的生意就火

爆起来了。就在这期间，堂哥的老婆出谋划策，决意赶走侄儿，独揽生意。生意场上人心不古最为平常，堂哥不但没有去想这样做是否会对饭馆带来不利，而是不停地夸赞媳妇有本事，于是便将饭馆所有经营权交到了媳妇手里。实际上，媳妇侄儿的离开并没有给饭馆带来多大的影响，可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却让堂哥想不通。因此，堂哥一下从壮年的潇洒踏进了暮年的沧桑。

堂哥媳妇跟别人走了，男的是邻县人，也是堂哥饭馆里的常客。他们一来二去是怎样勾搭上的，他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堂哥是直性子，这件事情他并没有遮遮掩掩。堂哥回忆说，自媳妇侄儿离开后，购买东西的事情一直由她负责。他有那么一点警觉，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沿那个方向发展。东窗事发是后半年，等他发现之后，媳妇已经卷走了所有积蓄，不知去向。当然，最初他也不确定，后来村里人说在新疆遇见过他们，这才确定男的果真是邻县那人。

折腾了一大圈子的堂哥算是彻底地鸡飞蛋打，村里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堂哥一家的议论。除了说笑，更多的则是警惕。堂哥为此没有回村，觉得丢人，还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我们谁也不大清楚。而堂哥常年只身在外漂泊，却成铁定的事实。可怜两个孩子，他们来回寄养于几个大伯家，几乎沦为孤儿了。

后来的事情更令人难以想象。不到两年，堂哥的媳妇被人始乱终弃。那段时间，堂哥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始终没能再娶。在家族许多长辈的劝说和孩子们的乞求下，他们又和好了。只是堂哥彻底离开了村庄，田地荒芜了，老房子坍塌之后，庄窠便宜变卖给外姓人。后来我听说他们一家在外县租了一间小屋，靠打零工度日。原本想着抽空去看看他，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件事情对堂哥来说毕竟是不光彩的，一旦去了，谁知道是潜然泪下还是形同陌路？人生在世，众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般美好。恰恰相反，许多美好的愿望常常会将我们逼到无法回头的地步，窘迫与尴尬往往也会给我们的回忆涂满难以抹去的阴影。

因为三弟不在家，我回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，和村里老人聊天的